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十六

烏程 孫梅 輯

頌八一

頌者四始之一詩教之隆昔元音暢而雅樂正民氣樂而頌聲作宣其純懿既異於風紀彼鏗鏘復殊於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頌有頌之聲焉故笙曰頌笙琴曰頌琴曳履歌商聲若出於金石歛函息蜡音並合於籥章頌有頌之義焉穆如之風既作靜正之人宜歌勺桓賚般事取止戈之武駟駟泮闕美則遂荒於東誠以揚厲無

前式崇殷薦和聲依永搏拊克諧樂體心聲互臻  
其極爾周季轍東迹熄聲寢至於漢初郊祀樂章  
全體頌音而獨不追三頌而踵奚斯應九韶而繼  
咸墨豈以宮商協下管之盛而茅黍黍升中之錫  
乎謙讓未遑美備斯闕王褒得賢論也而以頌名  
義雖協而音未諧出詩入文濫觴於此矣馬融廣  
成賦也而以頌名既不歌而多數布化頌爲賦名  
義滋紊矣揚雄之於充國史岑之於出師褒顯名  
臣贊述良將來歸飲鎬有頌頌羣雅之思維岳降  
神得風正四方之意以合雅者爲投頌固知似是

而不同九章有橘頌劉伶頌酒德單及庶草同乎  
放言山榛隰苓擬佩芳於之子傾壘酌兕寫隱憂  
于碩人以嘉頌而亞歌風自是支岐之別出也許  
善心神雀一篇染濡立就博麗非常然攷其詞藻  
不出王顏曲水之章覈其情文大似禰張羽族諸  
賦厥後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頌纏纏萬言實循斯  
軌集腋而成粹白積材而構凌雲淺夫怖其汪洋  
深識譏其泛濫也惟相如封禪筆旣高華頌復淵  
妙文園絕筆雄視百代厥後於唐則有中興頌焉  
次山老於文學事屬當仁以春陵徹婉之作值皇

興反正之年大筆淋漓摩蒼崖之巒嶽清音激越  
韻渢水之琮琤惟促節三韻斯爲創體於宋則有  
咸淳內禪頌焉山松英年蹈厲驚采琳瑯力追中  
文心儀帝則有聲牙之硬語無澀體之纖聲子厚  
貞符同其旁魄曼卿皇雅遜彼精純然則後之作  
者必聲諧金奏義媿肇禋美聖學必窺于宥密緝  
熙述武功則陳夫繹思於鑠禘皇數典有墮山翁  
河之觀揖讓修容多載弁絲衣之盛然後五篇比  
于珠玉四巡蔚其英聲於以追公旦之多材訂考  
父所誦述則爲之歌頌曰盛哉乎德侯其禕而敘

頌第八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元補曹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興元作興曹改之稱原田元作曹改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謀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

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浴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

元作僖曹改

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畧

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

元作

逝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

疑作

東巡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

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譎體也原夫頌惟  
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  
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一作唯纖儀  
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文心雕龍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姚氏爲  
頌辭學指南

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從游獵所幸宮館  
輒爲歌頌第其上下以差賜帛漢書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未央宮成帝  
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



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同上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以稱

漢德辭甚典美

後漢書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

同上

永平中神爵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上頌文皆比瓦石

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比於金玉

論衡

黃伯仁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

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臯山北澤中安帝永  
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

朝鄧騰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

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於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

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

靈圃營於南郊右轡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背箕王

屋浸以波滢演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

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耀焜於其陂馬融上廣成頌序云陛下履有虞烝

烝之孝外舍諸家每爲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

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

助萬福也臣愚以爲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

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

旄之美聞

水經注

鐘鼓之音

陽水又東逕陽城東南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晔

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卽任未期是水復通澱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龙氏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竭踰三齡祈盡珪璧竭窮斯牲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耄民河閒趙疑頌曰敷化未朞元津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津但頌廣文煩難以具載

同上

陳思王宜男花頌云世人有女求男取此草食之尤良

齊民要術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濟橋也神龜

中常景爲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  
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  
兆惟洛食實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  
月載融帝世光宅殺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  
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  
亡詳觀古列考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  
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隳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  
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元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  
受命乃瞻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  
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洛陽伽藍記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螢雪叢說

元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匹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

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  
歲有來獻詔於此地置羣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  
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  
馬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  
夜白等時岐薛寧申王廐中皆有善馬韓並圖之遂爲  
古今獨步

歷代名畫記

釋鑿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糟雲上筋謂湯餅瑩滑  
糟姜岐秀焉耳

清異錄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  
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如加一作聞先哲

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旺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  
初丹陽曰元雲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  
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  
下者荆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於東南故黃旗紫蓋之  
語文士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  
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蓋黃旗之句亦不過引  
司馬徽書而已余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  
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  
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  
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於是

釋然因知讀書不厭於多也

雲谷雜記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  
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閒有之而史不多見三  
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名江西嘗作淳熙內禪  
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  
歸嘗訪余而出其橐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  
大命於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於虛浮頤  
沉顛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繫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卽於  
夷塗匪位之懷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  
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



溢於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於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勅敵外陵狗鼠內訌民罔莫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於茲左秉招搖右抱干將灑掃函夏復壽炎籙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厯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壽皇紹大厯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爲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會靡閒厥肇思篤

於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一軌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厓麻繩書不可考也已羲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於虞媯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於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儼歟臣曰奚直儼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涿水滋傲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於辟日藜萬微以悴於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於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卽真

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或有衍脫躡萬乘茲非其  
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  
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畱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  
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媯變而姒惟誠於位兢兢釋厥  
負乃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  
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旣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  
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典衛  
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焉  
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事  
至末矣侈於麗藻以揆不朽矧今宏休軼於古始頌聲

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  
焉臣賤不敢與茲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  
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  
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於成有聖惟勛疏之  
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廢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  
守而勛以不有乃邈於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  
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  
皇皇惟天而勳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  
世惟千泯泯芴芴曾莫闢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尙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矚之視

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余一人實倦於  
勤退處北宮以篤於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睿  
天命夙以啓不吝於權益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之  
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  
五十有六擱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子子以密退藏其  
子爲誰繫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子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重  
熙如帝之初於萬千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不源  
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腥

仁涵於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其長旣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  
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  
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維  
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  
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古  
之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四夷  
攸同莫敢或譌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貽我垂  
拱勳迫大耄乃禪於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  
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

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  
鴻休蔚其並隆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壽  
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  
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斃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  
頌以對於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  
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  
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  
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岳河海則有  
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  
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

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  
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  
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子俊於前  
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頌鄉曲一二  
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云才臣蓋  
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  
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  
也

程史

案此頌雖不以四六然藻麗古雅如封禪典引諸篇  
非深於選學者不能故亟登之至程史又稱才臣爲



誠齋高弟其四六雜六一東坡之步武則其擅場久矣惜未見其集也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黎詩但令入玉盤子美詩竹裏行厨洗玉盤僕謂用玉盤字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野客叢書

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皆美溢金石

同上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

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姓宋也案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說碑自宜引此

同上

案此條宋宗辨譌博而精矣然此非引用之疵也史自傳疑於碑何與焉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燔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困學紀聞

西山先生曰累舉以前程文唯渡江以前之文如導洛通汴北郊慶成大河東流紹聖元會皆妙絕不可不熟

讀辭學指南

癸未陳自修試閱武頌及露布冠絕一場表中有瑕疵  
不取知舉言文辭警拔詔注教官

同上

玉器之漢西域三十六國內屬頌序云小國二十有七  
九次大國紀述其事備於班固列傳列敘其國見於荀  
悅漢紀總而名以內屬則有范蔚宗所著本傳存焉此  
敘事之法

同上

四六叢話卷十六

畢

四六叢話卷十七

烏程 孫梅 輯

書九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夫書之於文豈異旨哉何一則務其交足一則  
歎其不盡豈欲足者不患其才多無盡者良難以  
詞逮乎蓋書文類筌蹄之設言意同魚兔之藏筌  
蹄期以周繳而道契忘機魚兔宅於深微而理同  
觀化必使調筆染墨和以天倪循覽披吟呈夫活  
潑故託名姓於毫錐學類無用體風流於妙札弄

且長畱俾與波而浮沈俗情多怪倘買菜而求益  
故態非狂次第商榷亦性情之嘉會也今夫人密  
邇所親晤言一室舊雨被其行迹清風喻夫故人  
及雲雨一乖音塵不嗣惟開緘可以論心卽千里  
宛如覲面是以敘山川之妙麗則刻畫兼圖繪之  
長溯歡讌之流連則管穎挾歌吟之致述絕域之  
悲颯然如風沙之滿目談行旅之困淒兮歎霜雪  
之交侵感物何工乃賢於荊州之十部綴詞何巧  
乃貴於安石之碎金故知明衷曲披欸誠釋幽憂  
慰思憶莫切於書風人之義諷諭猶以比興而見

書筆之旨肝膽直以一二而陳且夫魚鱗鶴翅附致本奇龍劍虬鐘冥通尤速操神明若左契化秦越如一家繫微置棘江淹抗志而獲伸拭玉張旌徐陵摠詞而來復悲惟去國希範感之數行憂能傷人文舉理之片牘或默或語每曠世而相憐有情無情亦聞聲而興慨此蒯生所以流涕於報燕保安所以苦身以贖郭也抑書之爲說直達胸臆不拘繩墨縱而縱之數千言不見其多斂而斂之一二語不見其少破長風於天際縮九華於壺中或放筆而不休或藏鋒而不露孝穆使魏求還諸

篇推波助瀾萬斛之源泉也劉峻追荅劉沼一書  
一波三折雲中之寸爪也李義山與劉稹書鼓怒  
溢涌繼響徐公與令狐書抑遏掩蔽追蹤劉作自  
爾以還厥風稍替矣夫書源溯春秋派流唐宋上  
書達乎表啟尺牘旁該談論若懵茲緣起漫爲塗  
道則穆之之百牘有不若殷浩之空函舉燭之誤  
書轉勝於掃門之三上也敘書第九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之  
一作尚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  
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

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  
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  
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  
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  
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  
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  
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竝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  
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  
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畱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  
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元作贈王性疑改離迺少年之激切也



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

御覽

作皆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

風采故宜調暢

御覽作  
滌蕩

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

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

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

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

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

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

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

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

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  
記之爲式旣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懼簡而  
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

文  
心雕龍

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  
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  
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  
達志則有狀列辭諺竝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  
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  
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

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圖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  
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  
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  
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之  
爲籤籤者織一作籤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一作禮貌本原取

其事實先賢表諡竝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  
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  
辭諸侯所類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  
交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沔本  
漏作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

人亦有言惟憂用老竝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  
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珠伉儷竝引俗說  
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  
以爲談沉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竝書記所總或  
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

同上

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

妨竝有司

一作詞

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

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

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同上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

一作計

其妻徐淑寢疾

還家不獲面別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  
順時僣勉當去知爾所苦尚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  
已當往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  
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  
遣車往想必有方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  
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  
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歉而已日月已  
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  
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陟高山巖巖  
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

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翫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願尤悵然間得此鏡旣明妍媸反觀文采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竝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

恩之厚孰有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咏詩恩心  
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鑿形此言過矣未獲我  
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  
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  
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鍾嶸詩品曰二漢爲五言  
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

叢語

西溪

歲時記要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宏遊典墳寤歌林淵覽  
典裘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

五色線

謝幾卿傳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荅曰仰尋

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坼蘭香兼  
御羽觴競集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詞麗文無  
以匹

梁書

陸景與兄安成王書曰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  
九疑形勝加以夏壁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  
富賞末與餘時希逮憶

臥游錄

晉安王蒼廣信侯書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忘  
返有會昔言率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同上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雲清



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  
相歇猿鳥亂鳴夕日欲流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  
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同上

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  
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  
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旣素重幽居遂葺  
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  
所樂豈徒語哉

同上

又與施從事書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  
孤峰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

露爲霜春蘿被徑信足蕩累頤物娛衷散賞

同上

又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志返矣

同上

宗測蒼豫章王書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同上

王僧孺苔江炎書蹲林臥石藉卉班荆不過田峻野老

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

一作范

羹藜含糗果然滿

腹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林畱東閣以從容

登石室而高視

同上

西竺千歲和尚與行脚僧書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

震且國第一山也

同上

帛道猷與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

觸典爲詩凌峯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

同日以此爲恨耳

同上

元暢與傅炎書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入喧所

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

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篋輒疏山讚以露愚抱  
同上

方望辭隗囂書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  
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 同上

習鑿齒與謝安書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  
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公  
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公之迹  
若乃裴杜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 同  
上

梁簡文荅湘東王書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

川可浴盡游玩之美致足樂耶

同上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

同上

唐高祖屯兵晉陽遣裴仁則齎書至李密密負其強自爲盟主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載大極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竝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

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十旬

一作游略

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層臺

一作宮室奢侈

是營寧止百金之費

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  
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  
之氣況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  
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豐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  
知一繩所繫寧維大廈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  
昔項伯辭楚微子去殷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  
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喙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  
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海內英雄共推

盟主銳師百萬爲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  
積開鉅橋之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賫故能  
長淮之北滄海以西莫不筐厥元黃爭獻牛酒轟轟隱  
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況晉  
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  
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豈不偉哉豈  
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卽欲會盟  
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  
靜今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略務殷惟宜動息今脫蒙  
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旣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

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  
未遑東伐既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  
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  
黎塗炭布衣戍卒鋤耨荆棘爭帝圖王狐鳴蜂起翼翼  
京洛強弩圍城廡廡周原僵屍滿路大盜移國莫之敢  
指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  
爲高足成非賤素飡當職僂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  
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物議徒然等  
袁安之流涕極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  
援撫河朔親和蕃塞兵陳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



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啟宇當塗聿來中土  
兵臨郊鄢將來辱旨莫我冑顧天生烝庶必有洞牧當  
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舞  
攀鱗附翼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  
封于唐斯榮足矣殖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于  
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  
期今日鑿輿南幸恐同永嘉之軌顧此中原鞠爲茂草  
興言感歎實疚于懷未盡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  
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誠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  
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

一篇于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恐  
師老米盡人散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  
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  
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  
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  
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  
從於缺齧是知肥遯爲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  
高風共雲霞竝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  
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代屬艱虞厭厭海水之羣飛憫蒼  
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虎旅欲受降於軹道將

問罪于商郊未遇元女已思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  
韜鈴者也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箓實  
勞夢想惟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函  
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  
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  
卿之禮一作披裘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遲聽鄒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  
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  
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

相送冀面非遙遺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跡林野莫知  
所之東都越王侗卽位密遣房彥藻詐欲降隋越王乃  
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軍事越王仍別與密書以  
仲厚意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  
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以厚地鴻材冠  
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加以博學令聞雄才上略  
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傾尚眷言敬愛  
載勞夢想常恨以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結何似  
今屬王室不造賊臣作難地承丕緒應此盟命公孝義  
爲心聞於遠邇仁恕待物形於內外且卿相門克昌自

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實亦家通  
今公智足匡時威足戡亂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  
綸國家雪復讎恥此是公之任也更俟何人前度公此  
懷必可暗寄故馳遺尺一聊布腹心今覽公表事若符  
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執對循環以悲以慰昔韓信之  
道合漢高竇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  
以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  
弼九伐之制委公指麾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謹禍盈  
天地常數公率義衆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  
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帷展朕與天下共誅之且夫元兇

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禍殘忍極理文爲霸相據有宮  
闈文武官大夫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  
有名之師接無妄之衆顏山壓卵覆海滅熒不俟終日  
元功早建朕以赤心委公公以素懷付朕魚水一合金  
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出欲公存心撝挹以效  
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俗務爲累德  
厚者不以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  
出于世表豈以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實義宏往策  
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禮之耳旣彼此義  
合錫類家公所授官秩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

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頒行詔策待報卽送告身務  
在機權勿爲形迹如摧破凶徒已遂意於洪遠令起釁  
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梟類才  
蠢命延晷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尅復關河矯足  
可待司農卿李儉等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役所以竝  
據授官以荅來貺總戎之地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  
曷極秋首猶暑晝夜務殷期保千金慰茲延望隱若敵  
國非獨往賢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  
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往意  
權至密北面就臣服拜受詔敕

壺關錄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  
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  
仲翔頗有翰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  
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  
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  
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  
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



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  
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  
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  
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  
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  
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焉策駑  
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至姚州  
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  
虜蠻利財物其沒落者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四保安至

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於  
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  
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  
身世已矣會鄉國官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  
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雁寧期于李  
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  
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  
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  
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悲愍吾與永固雖未  
披歛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

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  
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  
足下門傳遺慶天祚積善事期不入而身名竝全向若  
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  
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畱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  
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  
下早附帛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  
歸死骨更凶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情不辭勞若吾伯  
父已去廟堂難以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  
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

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  
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異鄉之鬼耳  
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感之時元  
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  
往因住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  
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  
絕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  
之濟其所乏安居馳至郡求保安見之曰吾常讀古人  
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  
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初到且于庫中

假官絹四百匹濟公待友人到後吾徐爲填還保安喜  
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間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  
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

紀聞

秦韜玉父爲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僖宗幸蜀  
韜玉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  
准敕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  
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全唐詩話

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是時浙西軍亂周宗  
奔毘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  
及奔牛今附蓋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奔牛堰

石在常州西蓋諷其齏粉也

廣陵妖亂志

李茂貞與杜讓能書曰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  
中台制臨外闕

舊唐書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瑒與  
陳徐僕射書曰庶孤墳旣築或飛負土之燕豐碑式樹  
時畱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夫滄洲島  
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領琳首葬之於八公山側

五

代新說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文  
宗初使于齊齊人畱之致書楊僕射愔曰晨看旅雁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神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  
迴腸何必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白骨遂使東平拱  
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僕射言而  
得還同上

案徐孝穆與楊僕射書議論曲折情詞相赴氣盛而  
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不意駢儷有此奇觀至末段聲  
情激越頓挫低徊尤神來之筆

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  
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  
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邱希

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  
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  
無謂

藝苑雌黃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  
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  
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  
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江南餘載

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旣取秦  
鳳昶懼致書世宗身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荅  
其書真迹藏樓大防所用錄於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



謹致書於大周皇帝閣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  
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  
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遼君歸北中國且空暫  
興敝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缺實爲下國之邊陲其  
後漢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聞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  
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卽位奉玉帛而  
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嘆新歡之且  
隔以至前載忽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盡隸於大朝將  
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  
補其職員士伍徧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敝都

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讜等押令將士等已到當國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沿途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員僚之迴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于行陣會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竝給衣裝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旣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于後時報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給

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德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倘蒙惠以佳音卽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宜常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嶮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揮塵後錄

案姚寬字令威卽著西溪叢語者五代史補注惜不傳於世矣

左拾遺張九齡以姚元之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公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有不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涉史隨筆

何澹傳澹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冑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園侂冑家圃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

興府 宋史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爲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  
常朝班至詆爲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爲郡或  
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爲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  
如此使爲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  
未爲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  
有御史抨彈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  
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  
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尙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爲載  
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史之職主乃繩愆況文

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  
立班近者臺司檢坐勅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  
允欲赴輒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  
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義  
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曩  
退私門禮接賓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  
反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  
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  
勅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  
隳官之罪

寓簡

棠狀亦書記之流雕龍云萬民達者則有狀列辭諺  
又曰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故以狀附於書  
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  
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  
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同上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  
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爲辭時范石湖爲侍講充祈  
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  
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

大政云

程史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荅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

容齋續筆



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  
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如  
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  
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  
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  
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

劉禹錫再遊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  
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劭傳載劭一書云國子雖  
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菴兔葵籥雀麥郭璞注

曰頗似葵而葉小狀如藜雀麥卽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燻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荔張楫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容齋

三筆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威嚴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

再辱英盼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卽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懼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于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白此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野一作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

容

韓子蒼挽中山韓師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後村以爲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也又梁徐勉以時人聞喪事相尙以速勉上疏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又陳徐陵遺楊遵彥書云若鄙言爲繆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鉞不特出前書也

浩然齋雅談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

李忠定公集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

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道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臥久嗣君幼冲熒熒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著爾赤心爾文虎昔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度非

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遂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  
用手披敷陳吾意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  
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  
辭可以通好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在天之靈  
要必降於爾衷故茲詔示想宜孚悉呂文煥回本國書  
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期末路之  
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  
信歸人欲言伏念少列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目輕性  
命於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憚馳驅於西北  
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

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人指將必攻之地迅烈如  
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  
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欲拒我喉襟樊城盡屠其在翦  
我羽翼雖劉也先首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  
其若彈丸謂可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  
而斷流敵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  
而哀男旣生氓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尙冀廟堂之念我  
急令鄰郡以聚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案肌肉於羣虎  
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  
作內應國手局敗畱著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圖耳觀

形柰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於他國亦從絕意  
不念於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於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  
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  
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今皇上  
直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開罪藹然念  
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  
撫此良臣伏觀景命且秦穆公之數殺馬在野人猶知  
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君子終無忘怨

唐宋遺事

張詠正直少合與楊億頗相知善嘗遺億書云世之才  
豪須藉智識制之則豪氣不暴縱不與伊呂竝轡六合



著範不朽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蓋智不及氣耳大率  
負絕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繫中禁聲馳四方苟加順  
氣於和齋精於漠超然獨到逸與道俱不臻長世之期  
足爲瑞時之長億文辭侈博落筆卽成生平纂集數百  
卷其劬勞至矣然皆聲韻偶儷編組事物鮮有及理之  
文詠之書其眞益友之言與

儒林公議

案大凡辯博之才記誦之學矜才則多去道甚遠矜  
才則遭忌味道則寡識此王楊盧駱所以爲裴行儉  
所料也楊億之文雅近四子而器識稍高然卒以疎  
放始罹讒口終洩機事位旣黜辱年亦不長忠定勤

勤規切有以也夫故曰文以載道億於道未之見雖  
妃青儷白談天雕龍一藝之長耳若柳子厚蘇文忠  
對偶之文無不根極於道雖處困厄其精神自超然  
物外豈可同年語哉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劔遣使劉六符蕭英貽書求  
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  
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  
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  
金幣以代關南賦輸

同上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

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  
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同上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不得行其學力求歸  
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  
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穉架滿詩書山色水光  
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緒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  
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  
所以求去之意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  
過是矣

東軒客談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盤匱

及且有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  
姬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詞熙載因召家妓訊  
之云是夕適浣濯焉

細素雜記

楊文公既祥狂歸陽翟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  
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  
奏牘則託之母氏其荅王魏公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  
絲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

云

石林燕語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書  
傲睨自若似無部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

中天之一柱竊騰則日月小搖動則山岳頽眞天子之  
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大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  
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枝一葉之影  
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見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

雲溪友議

王相燾嘉熙閒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眞絕  
襟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

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困學

紀聞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  
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  
而不取色澤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嫌微多但清新  
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  
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同上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鄮令便道之職茂安與  
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  
泣舉家慘蹙昨全伯始有一信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

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虱

又作蠃玉篇蟲穴也

害人聞此消息倍

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荅書曰

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

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

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

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

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旣浸旣潤隨

時代序官無遺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

恆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

月牧旣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

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  
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  
斷過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蚌捕魚鱸鮪赤尾解  
齒比目不可紀名鱮鱠鯪炙鯧鯪烝石首臠鯨鯨真東  
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  
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  
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  
鄉車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  
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



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同上

劉之達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鞮而漢世重

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同上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衛之閒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簞也梁簡文荅湘東王獻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閒杜子美有

桃竹杖歌

同上

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元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棲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同上

案樊南集有代濮陽公遺書卽爲茂元作也至誌王仲元文未見想李集所傳未全

晉魏閒詩尚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而足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

石林詩話

四六叢話卷十七 畢